

文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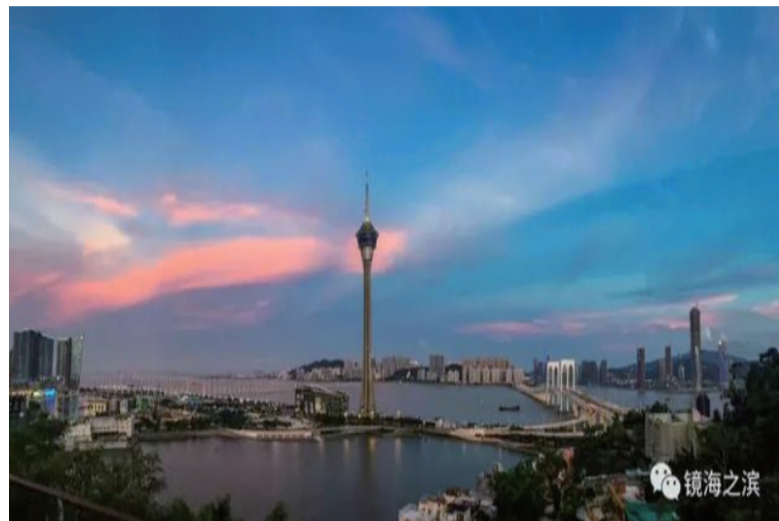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

亲爱的岁月，你还在吗？

作者：刘安琪（澳门）



镜海之滨



镜海之滨

那静静的海、那静静的月儿远远的，冷冷的。曾几何时，少年时代的我独个儿走到桥的这头，看著对岸的山丘，濛濛的、淡淡的。看不清、看不清。岁月，我看不见你，因为在我眼前的是未来。葡京前的铜马像彷彿正在奔往海的那头，和那个女孩相会……我情不自禁用傻瓜机拍下一张照片……

那一个同桌的她，很安静，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，只是悄悄地帮我捡起掉下来的擦胶。我也没有和她说过话，只是一脸通红的看著她的一举一动……

毕业了。那个女孩不知哪裡去了……多了一座象徵著我们友谊的桥，多了一些令我和她更近的填海区。不过，岁月，你知道她还在对岸吗？岸是近了，桥是多了，但我和她的距离远了……我渐渐认识

你，我的岁月……

我的岁月有着那朦胧的女孩，那一个一座桥使换不了我过去见的她……其他的東西是未来。我仍然期待著未来，因为，可能未来有著她……

工作了。听闻那个女孩凯旋归来，我有过一丝的衝动坐一回小巴过那一个海。那天，天蓝蓝的、朗朗的，海，依旧静静的。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带著我的傻瓜机坐了一趟小巴，心裡幻想著我俩一起照一张海边的相。

“同学会你都不参加，百不知。我早就嫁人了。你不用找我了。”那个女孩彷彿知道我暗恋著她，已久、已久。一个小女孩走了出来，问：“妈妈，这叔叔是谁？”“不认识的。”她回应。我呆呆地走到小凼山脚下，拿出我的傻瓜机，照了照那两座一起但分开的桥……

不论烈日、暴雨、颱风，我习惯了每天下班从嘉乐庇大桥走到小凼山，从她的角度照一照对岸的葡京。亲友不断给我介绍一些所谓很美的女生，我就是不想。我习惯了怀念那雾一般的她。

一次偶然，听闻她搬到了海洋花园，我立即用所有的存款作为首期，在皇朝供了一个望海的单位，希望可以远远地看著她。依旧，我每天走过那桥照一张相。不同的是，我已换了一个数码相机。

一望就是二十年了。我终于结过婚，但又离了婚，因为我无法忘记她。儿子小时候老问我为什麼不扔掉旧相机，我却老问岁月：“你可以告诉我，她还住在那边吗？”

去年尾我因工事到了国内，竟一去大半年，这个疫情真的令我感到十分懊恼。

我这大半年来无法看著那个海、无法问我的岁月到底她在哪儿、无法到对岸照一张相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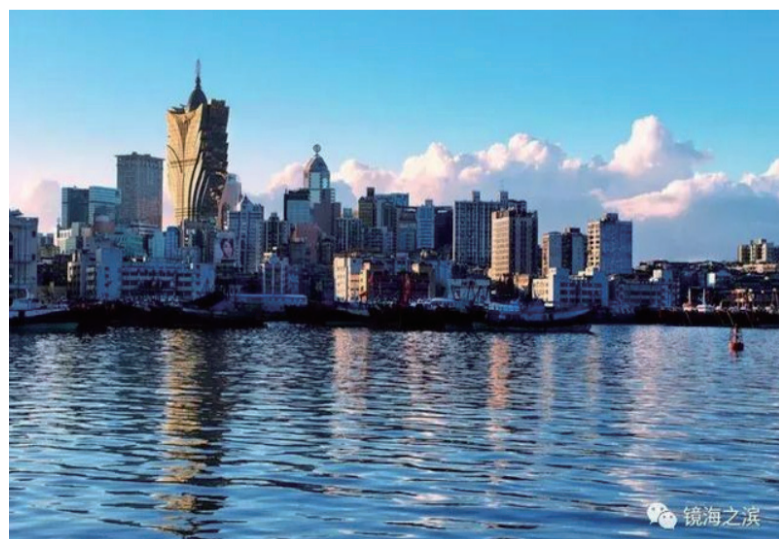
很煎熬、很煎熬。我为什麼连一个打电话的勇气也没有？我为什麼连一个讯息都发不出？我为什麼不把《海的相集》寄给她？这是软弱还是懦弱？是愧疚还是懊悔？不知道。旧同学不再聚会、我也未曾参与其中，口罩世界把所有人的笑容遮盖著……

终于回来了。返回工作岗位的第一个下班夜走过对岸，突

然发现海的中心浮现出新的土地，听说未来那里会建筑大量高楼……我的泪涌出来……海，不再宽了；海，不再静了；她和我，不再只隔著一个海了。

今天，我开著小车，从西湾大桥开到凼仔海滨，泊了下来。用我的手机照了一张《海的最后》。那可能真的是最后的最后，我决定让工作麻醉自己，直到老去。刚中学毕业的儿子问我：“爸，你今天为什麼还要过来照相？”我却问岁月：“你还在吗？”

刘安琪（澳门）



镜海之滨